

赓续发展:论70余年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编写

王洪树 冷文益

[摘要] 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编写,因应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不断进步,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起步发轫,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深入探索,又到新时代创新发展,在中国历经沧桑而弦歌不辍,同时在不同时期又呈现出认识的逐渐深化和内容的更新拓展。透视教材编写的演变历程,存在两条明晰的逻辑线索:从教材内容选取的角度看,教材编辑越来越科学,选裁范围越来越聚焦,教材内容越来越规范;从教材结构设计看,随着不同时期教材中心主题的变化,教材的叙事逻辑不断细化,教材内容也与时俱进。追溯教材编写的内生动力,其主要源于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持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丰富拓展、中国政治发展的守正创新。新时代赓续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编写的历史经验,推动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的建设发展,需要坚持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原理性与历史性相贯通、继承性与时代性相融合,在深刻阐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更广阔范围内深入发展。

[关键词] 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发展史 教材建设

DOI:10.15894/j.cnki.cn11-3040/a.2024.05.025

新时代新征程,习近平强调:“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①。其中,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有利于全党全社会从社会主义500余年的艰辛探索中审视当今中国的发展,进而自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自信自立,勇毅前行。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需要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的支撑。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主要是因应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理论教学的需要,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线索和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结合时代特色编写的教学材料。回望我

国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70余年的编写历程,就是为了站在前人的基础上回应时代需求,写出赓续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基因、展现理论探索成果的教材。

一、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编写的历史变迁

据考证,早在1899年2月《万国公报》第121号上发表的《大同学》中就第一次提到了社会主义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10页。

学说。^① 1903年2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由赵必振翻译的第一部反映社会主义史的专著。^②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人才和培训党员干部,翻译和编写了很多与社会主义发展史相关的材料,为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编写奠定了良好基础。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时期均使用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学的材料。建党之前,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曾学习过蔡和森翻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③ 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开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主要用《列宁主义问题》等作为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教材。^④ 抗战时期,一些教学单位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主义问题》等原著作为相关课程的教材。^⑤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还自主探索编写了一些相关的教材。例如,从1923年9月到1924年4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开设“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课程时,曾留下了以社会主义史为主题的相关讲义。^⑥ 1926年,萧楚女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时,编写有《社会主义概要讲授大纲》。^⑦ 除此之外,其他一些教材编写者也结合实际需要,编写出了不少社会主义史教材。^⑧ 但是,聚焦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教材则主要产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教材编写起步发轫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学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教材编写者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核心内容,社会主义史教材被展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史的教材所取代。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内容主要依托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材来间接呈现,但是也出现了个别直接聚焦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教材。毋庸置疑,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编写已然发轫。

新中国成立之初,呈现社会主义发展史内容的教材主要以苏联教材为主,自主的教材编写处于酝酿阶段。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各高校普遍开设“马列主义基础”课程。该课程会讲授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相关内容,是60年代苏联“科学共产主义基础”课程的前身。^⑨ 为借鉴苏联

经验,教育部1952年规定,各个综合性大学和财经、艺术学院本科生需要修习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并计划于第二年开设“马列主义基础”这门课程。^⑩ 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内容主要在“马列主义基础”课程中进行讲授。中国人民大学先行先试,在1949年就已开设“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并把社会主义发展史作为主要内容纳入课程之中。^⑪ 当时的“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统一使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教材。很多高校还把苏联专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讲义》翻译过来,作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补充材料。^⑫ 为了使教材更好地适用于中国学生,少数高校和社会组织还围绕《联共

① 参见陈汉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第57页。

② 参见鲜明:《晚清首部国人译介的社会主义著作的翻译史考察》,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53页。

③ 参见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

④ 根据谭启龙回忆,1933年春,中央苏区开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由凯丰(何克全)主讲“列宁主义问题”。参见谭启龙:《谭启龙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同时,该学校专门出版了《列宁主义问题》作为教材。参见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892页。

⑤ 当时,陕北公学高级队需要学习《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原著。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09页。华中局党校要求学员学习《列宁主义问题》等原著。参见林子秋主编:《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95页。

⑥ 参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318页。

⑦ 参见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5页。

⑧ 1920年,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社出版了英国人克卡朴编写、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这部著作成为很多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的研修教材,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1929年,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的张韶舞、孙慕迦曾编写《社会主义史》作为学校教材;1934年,在国立武汉大学执教的刘秉麟编印了《各国社会运动史》作为上课的讲义。

⑨ 参见佘杏濛、王金红:《苏联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兴衰及其经验启示》,载《科学社会主义》2022年第2期。

⑩ 参见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172页。

⑪ 参见高放等:《我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科建设》,载《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7年第1辑。

⑫ 1955年,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翻译了苏联专家库兹涅佐夫编写的5册本《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讲义》。

(布)党史简明教程》编写了一些讲授提纲和知识讲解材料。^① 总之,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发展史既不是专门的课程,也没有独立的教材,教学内容主要渗透在借鉴过来的苏共党史教材和辅助资料之中。

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国内外局势的变化,教学中以苏共党史为核心学习内容的情况逐渐发生改变,这也成为我国独立编写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的契机。苏共二十大上,苏共党内公开批判斯大林,指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存在多处错误。这就导致以苏共党史为中心的“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改革势在必行。当时,理论界都希望将以苏共党史为中心的教材模式扩展为以社会主义发展史为中心的教材模式。1956 年,刘少奇批准中宣部的请示,“同意建立《社会主义运动史》这门课程”^②。主流的改革方案是开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来代替“联共党史”课程,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仍然放置在“马列主义基础”这门课程中讲授。^③ 此外,当时还提出过另一种改革方案,即直接开设“社会主义”这门课程代替“马列主义基础”课程,该课程教材主要选用展现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④

整体来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直接聚焦与间接容纳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教材交错发展,有力地推进了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的建设。一方面,直接聚焦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教材零星出现。建立“科学社会主义”这门学科的提议虽然没有得到认同,但是一些高校还是尝试开设了相关课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理论工作者开始形成直接聚焦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讲义。这些讲义虽然不是很完善,但却是编写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的重要尝试。^⑤ 另一方面,间接容纳社会主义发展史内容的教材不断发展。一些高校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角度,重新编辑了“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教材。此后,虽然“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变化不大,但是教学内容却摆脱了苏联的教材模式,重点突出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内容。^⑥ 这一时期各个教学单位对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建设的探索,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编写的成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教材编写深入探索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科学社会主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于特殊的学科地位,社会主义发展史不仅是很多教学单位相关专业的必修课,而且还成为高校研究生公共课学习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依托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发展及其人才培养而日益走向繁荣。

1977 年,中央党校成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由其负责开设“科学社会主义”这门课程。随后,各高校、党校、社科院相继跟进。“这是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得以独立研究并且形成一门独立科学和学科的新举措和新起点。”^⑦ 1978 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1979 年,中国人民大学首先开始招收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硕士研究生。^⑧ 1981 年,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又获得了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学位的授予权。^⑨ 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发展助推了相关课程的开设,相关课程的开设又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教材的编写。1978 年 12 月,华南师范大学科学社

① 中国青年出版社在 1956 年就曾出版李林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展讲座的广播稿《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讲座——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

②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68 页。

③ 参见姜辉主编:《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70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37—238 页。

④ 1959 年 4 月,教育部举办的马列主义课程教师学习会提出,高校的公共必修课“社会主义”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共产党宣言》为教材。参见石云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2 页。

⑤ 1956—1957 年,在苏联专家冈察洛夫的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整理出了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史》讲稿。该讲稿在 1958 年出版。

⑥ 东北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研室 1957 年编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函授学院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研室 1964 年编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函授讲稿》,都把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作为教材的主要脉络。

⑦ 高放:《要持续不懈研究科学社会主义——60 多年来的亲身感受》,载《科学社会主义》2013 年第 1 期。

⑧ 参见姜辉主编:《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70 年》,第 250—251 页。

⑨ 参见高放等:《科学社会主义研究述略》,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23、326 页。

会主义教研室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发行。这是当时国内自主编写的第一本科学社会主义教材。1980年7月,教育部发布《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课的试行办法》,把“科学社会主义”课程列为文科专业马列主义教育公共课的加开课程。^①自此以后,科学社会主义教材的数量与日俱增。山东大学的赵明义、华中师范大学的高原、中央党校的范若愚和江流等理论工作者先后主编了各有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教材。审视这一时期出版的科学社会主义教材,它们更多注重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讲解,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内容主要被放在导论部分或者前一两个章节。

为了更好地适应科学社会主义专业课的教学需求,聚焦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教材呼之欲出。早在1979年4月,多所高校就希望联合起来编写一本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以满足社会主义专业教学的需要。^②当时,很多党校都开设有“社会主义思想史”这门课程。部分党校还编写了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内部讲稿,但是都不够系统,也没有公开出版。^③从现有文献来看,1984年6月,中央党校最早按照思想史的脉络,公开出版了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④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走向繁荣的关键点是科学社会主义课程被确立为高校研究生的公共必修课。1987年6月,国家教委发出《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的若干规定》,要求所有硕士研究生都要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这门课程。^⑤1988年,“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课程开设之后,国内先后出版多部教材,在编排体例上基本都是依据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脉络进行编写。2012年,按照教育部办公厅下发的《关于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新课程方案实施工作安排的通知》规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代替。^⑥随后,该方面教材的编写数量也大大减少了。

(三) 新时代教材编写创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在继承已有传统的基础上,又结合时代特点进行了丰富拓展。新编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方面,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更加强调统一性,教材主要由专家集体编写。

从2013年开始,为落实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的统一规划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科学社会主义概论》成了各个高校相关专业的的主流标准教材。个别知名学者编撰的经典教材虽有再版和翻印^⑦,个别学者也编写了新的教材^⑧,但是与新时代以前相比,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新增版本大幅减少。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更加强调整治性。虽然“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课程不再作为高校研究生的公共必修课,但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性并没有下降,特别是在党员干部群体中,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2013年,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⑨,再次重申了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意义。201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了《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党员干部读本)》,作为党员干部学习的参考读物。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强调,“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⑩。随后,“四史”教育在全党铺陈开来。为更好地辅助“四史”教育活动的开展,中宣部组织有关单位统一编撰了《社会主义发展简史》作为重要学习材料;相关教研单位依据社会主义发展的

① 参见《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836页。

② 参见滕世宗:《〈社会主义学说史〉教材编写工作会议在开封召开》,载《国内哲学动态》1979年第8期。

③ 参见张式谷:《关于社会主义思想史课程设置的一些意见》,载《社科研究》1983年第6期。

④ 参见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编:《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年版。

⑤ 参见国家教育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教育法规汇编(1949—1989)》,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94页。

⑥ 参见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文献选编(1978—2014)》,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506页。

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2014年出版了高放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6版,在2022年出版了该书的第7版。

⑧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在2015年出版了由刘建军编写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⑨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75页。

⑩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6页。

历史脉络,编辑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学习辅助读本。^①《社会主义发展简史》也被国内高校普遍地作为对大学生开展“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的指定教材。

二、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编写的演变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的编写因应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这些变化之中存在两条明确的逻辑线索:从教材内容的选取看,教材编写越来越聚焦,选材范围越来越精确,教材内容越来越规范;从教材结构设计看,随着不同时期教材中心主题的变化,教材的叙事逻辑不断细化,教材内容也与时俱进。

(一) 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内容选取的主要变化

教材编写的前提条件是教材内容的选取。面对瀚如烟海的材料,不同时期的教材编辑者会有不同的选材依据、不同的认定边界和不同的剪裁方法。总体来看,随着教材编写工作的发展,教材内容的选取范围日渐聚焦、选取标准日渐规范。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教材编辑者缺乏明晰的线索,选材的范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论述,但内容选取具有较强的规范性。一方面,教材编辑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作为教材的主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之初,科学社会主义学科没有取得独立发展的地位。虽然有少数高校零星地开设过相关课程,并形成了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讲稿,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实际上是和其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版块融合在一起的。教材编撰者通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体内容用历史线索串连起来,勾勒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教材编辑者的规范性意识较强。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独特地位,相关教材的编撰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教材编辑者主要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作为教学材料。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教材编辑者以社会主义发展史为线索,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选定教材内容,教材的规范性与丰富性得到了较好统一。一方面,教材编辑者

选材的主题日渐明确,选材边界越来越清晰。这一时期,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科中独立出来。为了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发展,理论界长期关注与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基本范畴与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为教材编辑者确定了规范的选材边界。随着新学科的建立,很多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内容都被划入新的学科。^②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覆盖范围,但是也使得教材的选材边界更为清楚。另一方面,教材编辑者坚持回应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难题。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的选材相比于改革开放之前覆盖范围更广。教材编辑者虽然仍会借助经典原著去阐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更为重视解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新问题。所以在教材编撰过程中,编辑者尤其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和科学社会主义最新研究成果的融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教材编辑者在坚持依据“社会主义发展史”框定教材内容的前提下,特别突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使教材的本土风味更为浓郁。习近平要求,“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③。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教材编写,在赓续和弘扬原有经验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立足“中国特色”阐释社会主义的辉煌历程。一方面,教材编辑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指导下,“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要视角”^④审视科学社会主义以往的发展历程。这样的编辑方式较好地经典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历程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机统一了

^①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曹普2021年主编了《社会主义发展史十二讲》作为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辅助读本。

^② 参见王怀超:《当前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研究现状及理论前沿问题》,载《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3期。

^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

^④ 《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编写组:《〈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简介》,载《人民日报》2021年9月30日。

起来。另一方面,教材编辑者特别重视从整体层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新的教材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作了阶段划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分别进行了专门阐释。这种划分为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提供了理论空间。对比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科学社会主义概论》的两个版本可以发现,相比于2011年版的教材,2020年版专门增加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章来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与国际意义。

(二) 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结构设计的演进趋势

教材编写最为关键的环节是教材的结构设计。教材结构主要由中心主题与叙事逻辑共同构成。在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的编写历史上,编辑者始终将“社会主义”设置为中心主题,同时又会结合时代要求,聚焦“社会主义”的不同侧面。历史叙事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的基本叙事逻辑。为契合中心主题的变化,历代教材编辑者前后相继、由简到繁,不断完善着教材的历史叙事体系。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教材编辑者重点聚焦“社会主义如何建立”这个主题,尝试呈现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叙事。为了诠释新中国的建政过程与理论依据,教材编辑者抓住“社会主义如何建立”这一主题,把革命话语贯彻到了教材的各个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初,主要使用苏联教材,教材的中心主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如何建立”。当时通用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共12章,前八章主要说明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史,后四章则呈现苏共政权建立之后的斗争史。自主编写教材开始起步后,编辑者把“社会主义如何建立”的革命逻辑延展到了整个社会主义发展历程。无论是苏联专家指导下整理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史》讲义,还是自主编写的“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教材,都把经典作家的革命理论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作为主体内容。中心主题的确立也助推了历史叙事体系的完善。教材编辑者不仅非常强调聚焦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而且开始重视提炼科学社会主义从思想理论产生到第一个社会

主义国家建立的实践经验。有的教材还开始尝试归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①从叙事逻辑来看,这一时期编写的教材在扼要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历程的前提下,重点完善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叙事。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教材编辑者在清楚说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历程的前提下,聚焦“社会主义怎样建设”这一主题,逐渐塑造出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历史叙事体系。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教材编辑者调整了关于“社会主义如何建立”的革命历史叙事的比重,重点围绕“社会主义怎样建设”这一主题,阐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们日益重视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注重总结苏联建立以来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剖析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当然,教材的论述中心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所以在教材编撰过程中,编辑者特别注重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并持续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融入教材之中。教材中心主题的丰富发展也推动了历史叙事的完善。由于教材编辑者立足“社会主义怎样建设”这一主题,将视野从苏联转移到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以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在讲清楚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之后,逐渐重视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的历史叙事。正是基于这种独特的历史叙事体系,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才能形成鲜明的结构特征,从而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教材区别开来。

进入新时代,教材编辑者在赓续原有经验的基础上,尤其重视“社会主义怎么改革”这一主题,力图建立更为丰富完整的历史叙事体系。在新时代以前,教材编写或多或少都会涉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情况,尤其会突出中国的改革历史。然而,由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事业刚刚起步,改革理论和实践都还不够成熟,甚至出现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所以“社会主义怎么改革”并没

^① 参见[苏]冈察洛夫:《科学社会主义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

有从“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独立出来,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的叙事逻辑也没有被建构起来。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的改革是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勇毅探索。为了更好展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教材编辑者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全面审视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希望构建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运动到实践、制度,从一国到多国,从初步探索到全面深化改革”^①的历史叙事体系。新的教材设计尤其注意表现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由初步探索到全面深化的发展历程,特别突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历史价值。结果就是,在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中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的叙事逻辑得以建构,更为丰富完整的历史叙事体系也初步呈现出来。

(三) 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编写变化的内在动力

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持续深入,是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编写水平不断提升的直接动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研究者开始系统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相关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学科也建立起来。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并不深入,教材的编辑者更多是借鉴苏联教材,或者是摘抄与汇编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原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经过前30年的经验积累和新时期的比较审视,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逐渐发展起来。随着理论界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认识不断深入和细化,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的内容选取越来越规范、结构设计也愈来愈丰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托成熟的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立足多年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知的深入,促使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的规范性越来越强,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的编写水平越来越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蓬勃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关键,也是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编写不断进步的根本动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阔步走向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社会主义实

践渐次展开。教材编辑者在阐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迁的同时,逐步重视编辑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材料。国内最初主要采用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苏联教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处于曲折探索中,所以教材编辑者仍然十分重视介绍苏联的建设经验,也会少量地展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创新,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为重构教材编写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新时期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的编辑者始终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放在重要位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更是引导教材编辑者进一步从“中国特色”的视角,审视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体历史进程和21世纪发展趋势。

中国政治发展的守正创新,是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编写持续创新的基本动力。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是服务于社会主义课程以及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的。因此,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教材编写必然会随着政治工作重点的变化而不断调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科学社会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教材编写十分重视规范性。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逐步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工作重点转移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下,教材编写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多种版本的教材相继出现,教材内容也呈现出差异化的发展趋势。进入新时代以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教材设计,更加强调共性基础上的个性发展。

三、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编写的基本经验

梳理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编写史可以发现,在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编写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性与科学性、理论性与实践性、原理性与历史

^① 《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编写组:《〈社会主义发展简史〉简介》,载《人民日报》2021年9月30日。

性、继承性与时代性四对关系。

(一) 坚持教材的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

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编写的历史证明,教材编写需要坚持政治性与科学性相统一。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初,国内广泛使用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充分反映了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性要求。然而,这部由苏共中央编撰的教材过度强调政治性,忽视了教材的科学性。事实证明,过度强调政治性、舍弃科学性的教材,难以经受住历史和理性的审视,并不利于学生吸纳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苏共二十大后,国内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避免理论上的争论,许多教材内容完全是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和党的政策文件汇编。这样的编写方式虽然保证了教材的科学性,但却没有把政治性要求及时有机地融汇到教材中。

编写充分反映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需要实现政治性与科学性的内在统一。一方面,要加强对教材内容政治性与科学性的协调。在教材编写过程中,要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政治要求,准确把握政治方向,使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的内容契合政治发展,也就是“用学术讲政治”。同时,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又要尽可能地服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可以分别编写公共课教材与专业课教材。一般说来,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公共课面向所有专业的学生,专业课则面向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的学生。因此,要注意区别不同教材适用对象的政治性要求与科学性要求的具体差异。

(二) 坚持教材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

编写适宜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需要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发展史统一起来。从逻辑上说,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应该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变迁进行内容编排;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史,教材应该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进行内容编排。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展开,所以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

应该有意识地融入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史的内容。

编写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还需要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与社会主义实践创新协同发展。从教材编写变迁的动力来看,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的变化,既与人民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深入程度紧密相关,也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历程密切相连。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就无法与时俱进地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与时代成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实践的创新,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就会丧失活力,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推动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编写工作发展,既要重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强化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建设,壮大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队伍,深入完整地阐释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理论根脉与思想演进;也要注重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主题与核心内容,呈现中国人民踔厉奋发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历程。

(三) 坚持教材的原理性与历史性相贯通

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主要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汇集,也蕴含着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内容。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是从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提炼出来的基本理论,而社会主义发展史则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历史呈现。二者是相互支撑的内容体系。从教材的系统性角度审视,在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编写过程中,应该使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成为它的内在根基。如果没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作支撑,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叙事就会缺乏事实背后的学理分析,也会缺乏基于原理的逻辑框架支撑,整个历史叙事都会呈现出蜻蜓点水和散乱无序的状态。正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融入,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叙事才能够深入地审视思想家的理论观点,形成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才会更富有逻辑性与规范性。

从教材的独立性角度来分析,在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又应该使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服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叙事需要。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强调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横切面,注重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阐释;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则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纵向维度出发,说明不同时代社会主义理论家思想的历史变迁。社会

主义发展史教材的主题是基于实践变革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演变,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本身。如果花费过多的篇幅去阐释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就会影响社会主义的史学维度呈现。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的编写应该坚持以历史线索为主,着重展现社会主义的变迁历程。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可以有意识地凸显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但是框架搭建与体例设计都应该按照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史学脉络来进行编排。

(四) 坚持教材的继承性与时代性相融合

编写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需要实现教材内容在继承性与时代性方面的有机协调。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教材内容也应该与时俱进。同时,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作为史学著作,必须赓续原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相关内容。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教材编写过程中该如何实现新增内容与原有内容的逻辑自洽。科学社会主义随着时代发展增添的内容,有些可以很好地与原有理论衔接,有些则存在一定的内在张力。特别是一些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往往会突破原有个别论断,对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历史叙事形成挑战。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对传统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与最新成果有机衔接起来,新编写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才能保持逻辑自洽、线索清晰、结构合理。

编写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需要实现教材主题在继承性与时代性方面的有机融合。不同时代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编辑者聚焦的主题是不断变化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注重社会主义革命逻辑的阐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侧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说明,新时代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的中国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编写要始终聚焦所属时代的主要任务,围绕时代主题展开叙事。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编写在历史上所累积的代际主题,大都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经典命题。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新教材充分考虑原有教材的合理性,承继原有教材中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经典命题。

四、结语:新时代呼唤更具时代气息的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

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编写的变化,既反映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探索之路,也印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欣欣向荣的伟大历程。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是多种因素合力凝结而成的科学研究成果,要兼具政治性、科学性与实践性。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教材编写,既需要依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译介、研究和阐释,也需要依托积极对外交流、借鉴他国经验,更需要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编写的历史经验昭示:只有坚持守正创新的基本原则,不断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创新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社会主义发展史教材才会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才会充满理论和实践魅力,才能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王洪树: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冷文益: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范为)